



河北红色文学中的英雄谱系

□阎浩岗

新中国最初二十七年的文学提倡塑造可以作为楷模的英雄人物。在被称为“红色经典”的长篇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河北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英雄人物形象，例如《烈火金刚》中的史更新、丁尚武、肖飞，《战斗的青春》中的许凤、李铁、窦洛殿，《敌后武工队》中的贾正、魏强、刘大生，《红旗谱》中的朱老巩、朱老忠，《播火记》中的李霜泗、张嘉庆，《平原枪声》中的马英、王二虎、苏建梅、赵振江，《小兵张嘎》中的嘎子、罗金保，《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金环、银环等。

这些英雄人物虽然男性居多，但也不乏女中豪杰；有饱经风霜的老汉，也有稚气未脱的儿童；有在战场叱咤风云的猛将，也有深入敌后神出鬼没的战士；有的真枪实弹，和敌人刺刀见红，也有潜伏敌巢、忍辱负重、待机而动。

这些出现于特定历史时期的英雄人物形象，无疑都带有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即每个英雄人物身上都寄寓着或体现出共产主义精神。这些英雄都胸怀超越了自身生命、个人利益、家族利益的远大理想。由于有了理想，他们充分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坚强的意志、令人钦佩的毅力、出众的智慧，将个人潜能发挥到了极致。他们是道德楷模，也是英雄典范。这也是同时期红色文学的共性。

这类人物形象是1949年至1976年间文学特有的现象。与古代及外国文学史上的英雄人物不

同的是，这一时期的英雄大多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绝大部分是农民、工人或工农出身的士兵，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们的阶级出身反而是他们成为英雄的重要保证，正如京剧《智取威虎山》里少剑波所唱“他出身雇农本质好”。当然，红色文学中也不全是出身决定一切。如《烈火金刚》中就有一位背叛自己家庭的女青年——汉奸何大拿的女儿，何志文、何志武的妹妹林丽（何志贤）。《平原枪声》中，苏建才和苏建梅兄妹在背叛家庭之后却有着不同的走向和归宿：苏建才被押后成了可耻叛徒，而其妹苏建梅却宁死不屈，英勇捐躯。

河北红色文学中的英雄，往往是群体性的。游击部队中的英雄一般是一个战斗的团队，他们互相掩护、互相配合，团结一心。《敌后武工队》中，武工队队长和队员都是英雄，这部小说并不特别突出单个人。英雄还有自己的血缘谱系，因为家庭环境是个人成长的土壤。现实生活中有回民支队领袖马本斋母子两代英雄，文学作品中，《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杨晓冬母子、《平原枪声》中的马英母子都是母亲成全了儿子。朱老忠一家，从其父朱老巩，到其子大贵、二贵，是三代英雄，而且他的好友严志和、朱老明、朱老星、伍老拔也不愧为英雄。白洋淀里的绿林好汉李霜泗则是父女两代英雄。

在这些人物形象中，带有传奇色彩的几位英雄最为读者津津乐道。《烈火金刚》中“肖飞买药”一段被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编成小

段；外号“单打一”的县大队“飞行侦察员”肖飞只身化装进入日伪严密封锁的县城，为受伤的八路军买药，玩弄敌人于股掌之间，最后有惊无险，胜利而归。《小兵张嘎》里的罗金保与之类似。几位少年英雄的故事，也是妇孺皆知，比如管桦小说《小英雄雨来》中的雨来。《小兵张嘎》中的嘎子和其他少年英雄不同，作者徐光耀没有把这位少年英雄塑造成一个特别听话懂事的“乖孩子”，而是突出了他调皮的“嘎”气。正是凭着这股“嘎”劲，他做出了一系列意外举动，帮助八路军战胜了敌人。这种“嘎”让故事显得生动、活泼、有趣，而人物也显得真实可信。此外，《播火记》中的李霜泗父女生活于冀中水乡白洋淀，他们劫富济贫，枪法精妙，父女合作刺杀章树贵成为具有传奇色彩的章节。《敌后武工队》中英雄们的行动，也与古典小说中的江湖侠客有某种相通之处，不同的是他们有着革命理想和更远大目标。

孙犁是中国当代文学中赫赫有名的作家，他的小说以意境美、人情美取胜，并不以塑造高大完美、性格独拔的英雄人物见长。但那些活跃在冀中平原和山地，出没于白洋淀荷花、芦苇中的抗日平民，也具有英雄气质，属于河北红色文学中英雄群像的一部分。

在河北红色文学系列作品中，梁斌《红旗谱》三部曲中塑造的英雄人物最有特点。提到“红色经典”，提到“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

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人们都会想到朱老忠。《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中也会对朱老忠这一形象进行详细分析。他成为梁斌塑造的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对于这一形象，以往的研究者大多强调他身上所体现出的燕赵侠士一面。笔者认为，这一面固然重要，因为它是民族文化传统、民间价值观念和地域文化特色的集中体现，但朱老忠的形象之所以感人，还因为作者写出了他身上“农民性”的一面，即他不让人感到是一个漂泊而至的江湖侠客，而是生长于泥土、“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农民。他是农民中的英雄，与普通农民不同的是，由于早年逃亡关东、足迹曾达境外，其父又是参加过义和拳、大闹过柳树林的民间硬汉，他比一般农民见识广、胸怀宽。但即便如此，作者也没把他写成一个在关外学成绝世武功、回乡后快意恩仇的“职业侠客”，而是写他回乡后踏实地过庄稼日子，以“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出水才看两腿泥”为由，将报家仇之事无限期延宕。他最初选择加入共产党，是为自己、为家庭、为朋友寻找靠山，以便获得与冯兰池对决的机会。有了这样可信的性格与心理基础，朱老忠最后正式加入组织并成长为红军游击队大队长，就使读者感到亲切自然。

说到底，《红旗谱》的底色和基调是日常性，而非传奇性。由此，朱老忠就在传奇性英雄的系列中脱颖而出，成为更有现实主义深度的、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物形象。



□吴梅芳 郑润良

黄秀萍长篇小说《中国智造》（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以中国近三四十年来的迅猛发展为时代大背景，塑造了一群有胆有识的奋斗者形象，他们在事业与情感追求的命运交织中演绎了一场兼顾个人追求与家国情怀的大戏。戏中，事业线和情感线相互交错却又泾渭分明，事业线主要描写一代民族企业家如何从“中国制造”朝着“中国智造”不断延伸发展的艰难创业历程，情感线则围绕几个在业界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的曲折复杂的情感历程展开。在事业线与情感线交织的坐标系中，作者勾勒出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物形象：古睿、陈瀚（林俊）、史诗等，他们是一群有理想的追梦人。

古睿是小说中的男一号，少年懵懂的他纯真无比，随着他与李凡“早恋”事件的曝光，更由于他的胆怯葬送了一段纯真唯美的爱情，也葬送了初恋情人的青春。少年时代的这段往事成为古睿永远的心结，从此他的人生重要事件都与这段往事息息相关。比如他之所以娶涂芳芳为妻，仅仅因为长相貌似李凡。后来成为国企负责人的古睿，致力于民族工业的振兴，他是古力平，圆他与李凡共同的梦，实现李凡未能实现的理想。

陈瀚（林俊），机械专业高级工程师，也是一位致力于中国智能制造业的企业家。他对企业家的企业梦有自己深刻的见解。为了实现企业梦，他甚至在情感路上选择“消失”，把自己的情感转移并全力投入到他所钟爱的事业当中去，多年之后当暗恋之人因意外事故昏迷，他用深情的呼唤以及毕生研发的产品来重新唤醒昏迷不醒的“梦中人”。

小说还塑造了另一位企业家史诗，他专心致志做“小众”机器人的研发，而他做这一事业的初衷也是源于李凡。李凡在他穷途末路时拉了他一把，成了他心中爱慕的“神仙姐姐”。可惜，他还来不及向“神仙姐姐”表白心迹，她就被命运之神带走了。悲痛万分的史诗从此关上了爱情的闸门，潜心研发“小众”机器人。他用26年的时光完成了从打工仔到企业家的身份转换。而他所做的一切，无非是想赎罪（他认为李凡的死与他的疏忽大意有关），也想拯救自己对李凡无法自拔的痴情，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弥补那份永远无法完结，也无法结束的爱情梦。

古睿、陈瀚（林俊）、史诗，包括小说中属于那个时代的所有奋斗者，他们都是充满了豪情壮志的企业家，都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来并且在时代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弄潮儿，他们不约而同地较着劲把“中国制造”做到了“中国智造”，他们是新时期大有作为的民族企业家。

小说中还有一个核心人物——李凡。她是一个枢纽，将小说中所有人物串在一起；她也是推动小说情节的一个驱动元素，一切都因她而起，一切也因她而落。她像一个落入凡间的仙女，悄然而至，又意外离世，却始终活在那些曾经与她有过或深或浅交往的有缘人心中。李凡命运多舛，仅走过了21个春秋。这个聪明漂亮被老父亲寄予厚望的女孩，因为一封情书被公开而选择退学，成了深圳特区第一代打工妹，经历了许许多多磨难。但再艰难的困境都不能击垮这个心地善良又倔强好强的姑娘，为实现当一名工程师的理想，她勤奋好学、吃苦耐劳、坚持自学、奋斗不息，后来为保护他人奋不顾身阻挡故障机床飞出的铁片，生命结束在最美的年华。

作为小说的精神内核，李凡的精神象征和意义非同寻常。她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她既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有理想的年轻追梦人的代表，又是那个时代所有年轻人美好的梦想和远大理想的象征。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不仅拥有梦，有情怀，还有使命感，勇于担当，有个人情感追求，也有家国情怀。

作者本人就是从那个时期走来并仍然保留着当年的梦想与情怀的理想主义者，该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传统文学的写作特征，表达形式质朴，主人公品行正直，思想内容昂扬向上。作者对其笔下这些人物的塑造，也保留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浪漫唯美的气息。

个人追求与家国情怀的交融

——评长篇小说《中国智造》

在荆棘地中开辟一条小径

——评孙犁《书衣文录全编》

□钟芳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孙犁是一位有着独特风格的革命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包括小说、散文、杂论和诗歌等，以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浓郁的乡土气息，充满真情著称。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文学流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书衣文录”是孙犁独具特色的一种写作形式，这是一种奇特的文体形式，它是在书皮上题写的文字整理刊录而成的。其中所录，或可作书话读，或可作日记读，还可作小品、杂文读，历来受到研究界、出版界及读者的重视和喜爱。

自1979年《书衣文录》出版问世以来，为众多的版本所收录的均不是孙犁生前所创作“书衣文录”的全部，盖因孙犁在世时只把其中一部分篇什拿出来发表，其余的都不为世人所知。此次出版的《书衣文录全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全面系统地挖掘整理出了全部“书衣文录”的手稿，时间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许多篇“书衣文录”均为首次面世，颇具史料价值及文学研究价值。全书以手稿

影印的形式呈现并配以释文，体现了原作品的本真风貌。同时，书中还增加了附录，囊括了未有手稿的“书衣文录”以及甲戌理书记、理书续记、理书三记、理书四记、耕堂题跋。展卷细读，深受裨益，尤其孙犁与书的不解情缘，更令人敬佩。

孙犁一生酷爱读书，对书爱护备至，从童年时就养成了给书包书皮的习惯，称之为“书衣”，以防沾尘惹污和破损。即使读过几遍，书籍还完好如新。在那则令人拍案叫绝的《书箴》里，孙犁用诗意的语言写道：“唯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20世纪70年代初，孙犁在家里整理抄家后发还的旧书。他到处收集废旧的包装纸，有同事赠送的牛皮纸，有从报社



摄影部要来的大信封，也有普通的出版社打包纸。他一本一本把破烂、污损的书籍包裹上一件外衣，真如孙犁自己所言：“爱书成癖，今包装又成癖，此癖症也。”

孙犁在很长时间里，通过包裹这些书籍“消磨时日，排遣郁闷”。他很喜欢包书的过程，每逢坐在桌前包裹书籍时，心情就变得平静且愉快。他常常随翻随读随想，然后在书衣上标明作者、书目、卷数以及所思所想，这就是“书衣文录”。“书衣文录”一反传统藏书题跋的写法，保持了孙犁深刻、质朴、简练的个人风格，内容涉及文学创作、文坛现状、作家交往以及个人家庭生活琐事等诸多方面，其中亦不乏对世态人情和文坛时弊的鞭挞，充满了忧国忧民的赤子之情。有学者评论其为“孙犁在荆棘地中为自己开辟的

一条可致幽远、休养生息的小径，也是为自己打造的一叶顶风破浪的扁舟，还是他在浊世中独创的饱蕴文化意味的工作平台”。

1975年4月18日，孙犁在《小腆纪年》的书衣上写道：“余中学同窗张砚方，雄县人，买书后即包装之。余效之，此人不知在何处。”1977年2月14日在《曹子建集》书衣上写道：“又值岁暮。回忆一年之内，个人国家，天事人事，均系非常。心情百感，虽易堂名为晚舒，然不知究可得舒与否。仍应克励自重，戒轻戒易，安静读书，不以往事自伤，不以现景自废。”

《书衣文录》虽然在形式上，不是杂文，也不是随笔，甚至不成文，但却在事实上构成了孙犁的日记，是按时间顺序记下的，每则都记下写作的日子，自有一种真切动人的魅力，为我们了解时代、了解文学、了解孙犁提供了难得的视角。

孙犁与他的读书生活，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极其珍贵的财富。通过读《书衣文录全编》，我们可以看到一代文学大师博览群书的身影，也可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爱书人对书籍的无限热爱和别样的读书趣味。

一曲荡气回肠的铁血壮歌

——评报告文学《特别支部》

□朱学民

由高宏然、李建抓创作的《特别支部》（花山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是一部全景式反映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建立和发展历程，追忆老一辈革命家丰功伟绩的报告文学。作者通过实地采访、史料搜集、查阅档案，以及特约革命先辈后人撰写回忆文章，再现了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的诞生过程，以及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一批又一批老区儿女奔赴战场，为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感人故事，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铁血壮歌。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段历史是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缩影。

作者高宏然和李建抓，一位是我省从业20多

年的新闻工作者，一位是退休多年的基层组工干部，他们凭着对党的赤胆忠心，对传承红色基因的热情，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该作品，且入围河北省作家协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作品。

全书分为“穿越时空的追寻”“寻找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点燃农村火种”“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河北省第一个中共县委”“燎原冀中”“冀中抗日根据地”“全力支援解放战争”“北上南下支援新解放区”“红色基因代代传（继往开来谱新篇和红色记忆口述实录）”等十个章节。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非常注重对历史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的挖掘利用。比如，在“寻找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一章中，作者将如何查阅历史资料，论证确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艰辛过程呈现出来。书中特别提到查阅第一个支部成员弓凤洲的“本人简

介”“自传”等所费的周折。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成立，受当时条件、环境的局限，确实没有留下直接的文字资料，但弓凤洲从1945年到1964年所写的几份材料中，把入党时间、弓仲韬介绍他入党的过程都写得清清楚楚。这些档案记载应该是目前最重要、最真实的原始资料。作者关注了这些资料，非常可贵。但因种种原因，有些重要资料没有完全展示，留下些许遗憾。

书中，作者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认证过程放在书的前半部分的重要位置，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这种叙事结构，先声夺人，不落俗套，体现了作者较高的思想水平和文学功底。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是带着情感创作的，无论是时代背景的介绍，还是革命斗争的残酷，都是通过讲述真实的故事来体现。比如，开篇讲述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底层农民的悲惨状态，作者并没有简单按照时间顺序陈述历史，也没有引用其他史料介绍背景，而是直接呈现了台城村一户人家卖儿卖女的画面，真实、震撼，特别打动人心。还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陆治国等人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过去去挖掘整理的比较少，该书通过陆治国后人提供的日记、书信等素材，还原了很多真实的故事，披露的很多历史史实非常珍贵。



发现存活在当下的历史现场

——评苏沧桑《纸上》

统文化风情画卷，同时也抒发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文化乡愁。书中记录了“七个人”的人生，养蚕的人、造纸的人、唱戏的人、做茶的人、养蜂的人、酿酒的人、摇船的人。这些或渐渐远去，或日趋式微，或鲜为人知，或缺乏关注的行业、手艺，在她的笔下，得到生动呈现。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致入微的观察，细腻生动的描写，把这些行业、手艺的点点滴滴写得纤毫毕现。

“我亦步亦趋紧跟着她，最后在侧幕惊住。眼前这个光彩夺目的人，几分钟前还在简陋的住处吭哧吭哧地搓洗着一大盆脏衣服。”

“爷爷爱一个人唱歌，一天到晚唱，高兴时唱，不高兴时也唱，养蜂的时候边干活边唱，声音特别大，特别投入，贴着草原沿着流水传得很远很远。”

为写《跟着戏班去流浪》，作者深入老家越剧草台戏班，和他们同吃同住同演戏，深度体验原生态民间戏班的生活，呈现了民间戏班不为人知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情感，将百年越剧的辛酸苦辣浓缩成种种此刻的瞬间，那些我们身边被忽略的现实人生，在挣脱了概念化的存在后，

变得如此鲜活且意味深长。

还有《牧蜂图》里浪迹天涯、催人泪下的养蜂人，《与茶》里一棵老茶树的茶农，《春蚕记》里的养蚕人很可能是江南最后一代养蚕人家，《船娘》里在西湖上漂泊了三十年的船娘，《冬酿》里偏远海岛寂寞而执着的古法酿酒人。生活的不易与生命的明亮在作者眼前交叠——“一个累成狗的乡下丫头，一个满腹委屈的西湖船娘”，但船娘又相信，“每一个来我船上的人，都曾是我西湖的一朵荷、一只鸟、一片云、一滴雨、一缕月光、一支香、一叶柳、一句诗”。

旅途中，“黑色敞皮火车裹挟着寒风和沙砾，试图一把拎起他并掀翻他。他一手紧抓竹壳热水瓶和铝饭盒，一手极力伸向正呼啸向前的火车”，养蜂人追花逐蜜的日子就是“就着帐篷里的马灯读书时，她（妻子）和松松并着头，躺在小小的木板上，门窗下野花盛开，野草滋滋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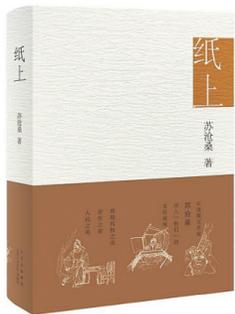
我最爱《与茶》这一篇，因为它令我想起同样作为茶人的姐姐，读时苦涩与欣然从心口泛起。做茶辛苦，采茶时不分昼夜。为了好茶，《与茶》的主人公隐忍、坚韧。我想茶人都如此相像。

我的姐姐每年春季嗓子嘶哑，但每次深更半夜前往县城茶市，归来时总会双眼发亮地跟我比划着，在经过的山巅上，下半夜的月亮多明亮。其实那遥远而曲折的路途，是茶忙时她为数不多的睡眠时间。

《船娘》的最后这样描述：“她的生命形态，古老、柔和、恣意、隐忍，美如雨中蓓蕾的蓓蕾。”这一句话可以用来描述书中的每一个人，也可以用来诠释一种关于“平凡人”的诗意栖居。

书中所描写的每一个人，从未吝嗇过自己的努力，每一份最原生态的劳作里，都深藏着难以想象的艰辛和无奈，也深藏着生生不息的古老美德，如一片茶的苦涩和芬芳，久久地在舌尖上矗立，在心坎上颤动。

这些灵动的文化世界，为读者呈现出一个独特视角下多元的文化世界，也潜藏着雄风和大气，是南方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历史的，也是正在发生着的。也许多年以后有人读到这些文字时，依然能从其中触摸到一双双人民的手，听到更接近天空或大地的声音，看到始终萦绕在人类文明之河上古老而丰盈的元气。



□杨青

自古以来，江南以其美丽富饶的水乡景象而受到文人墨客们的青睐，他们不吝用最美好的语言来赞美江南。苏沧桑生于江南，长于江南，热爱江南，受江南水土之滋养，得江南草木之精华，她的散文也有着江南山水之灵气。苏沧桑散文集《纸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将目光投向社会生活的广阔田野，搜寻湮没在时光深处的文化风物与人事，以一种深度介入的行走和亲历现场的体验，裁剪出一幅幅具有浓郁江南世俗生活气息又深深浸透着新时代精神的传